

本土心理學方法論

楊國樞 主編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桂冠圖書公司印製 發行

《本土心理學研究》 第八期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本土心理學方法論

楊國樞 主編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桂冠圖書公司印製發行

《本土心理學研究》 第八期

本土心理學方法論

編輯出版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印製發行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主 編 楊國樞
執行主編 黃光國
發行人 賴阿勝
登記證 局版北市誌字第2430號
地 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 (886-2)2363-1407
傳 真 (886-2)2218-2859
郵撥帳號 17468976
戶 名 楊國樞(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排 版 吳惠美 陳宛瑜
印 刷 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 1997年12月
印 量 1~1500冊
字 數 28萬字
I S S N 10298282
定 價 (平裝)新台幣400元・(精裝)新台幣600元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本土心理學研究》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本土心理學研究》是一本純學術性中文期刊，每年出版兩期，主要發表採取本土化研究觀點與策略所完成的論文。本刊的創辦宗旨是結合各個華人社會的心理學者、人類學者及社會學者，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研究者，共同提倡與推動中國人心理與行為之本土化研究的學術運動，以建立華人的本土心理學，並達成發展全人類心理學的最終目的。

編輯顧問

- | | |
|---------------------------|------------------------|
| 文崇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梁覺（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
| 王重鳴（杭州大學心理學系） | 高尚仁（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
| 方富熹（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 徐聯倉（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
| 朱永新（杭州大學心理科學研究室） | 馬慶強（香港浸信學院教育學院） |
| 朱謙（美國夏威夷東西中心文化與傳播研究所） | 郭德俊（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
| 申文博（吉林大學哲學系心理科學研究室） | 陳仲庚（北京大學心理學系） |
| 何友暉（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 張永源（高雄醫學院心理學系） |
| 李亦園（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 | 張妙清（香港中文大學心理學系） |
| 李沛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 張厚燾（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
| 李莉（美國康乃爾大學人類發展及家庭研究學系） | 張德勝（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
| 李慶善（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 莫雷（華南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
| 沙蓮香（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 莊英章（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 余凱成（大連理工大學管理學院） | 曾志朗（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
| 吳英琇（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 馮伯麟（北京社會心理學研究所） |
| 吳燕和（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 | 彭聃齡（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
| 沈德燦（北京大學心理學系） | 黃希庭（西南師範大學心理學研究所） |
| 林仲賢（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 黃堅厚（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
| 林邦傑（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 黃榮村（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
| 林南（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 | 喬健（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
| 金耀基（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 葉英翠（台北醫學院精神科） |
| 柯永河（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 葉啟政（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
| 凌文綏（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 楊治良（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
| 時蓉華（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 鄭昭明（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
| | 劉融（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部） |

樊景立（香港科技大學組織管理學系）
燕國材（上海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系）
歐陽崙（陝西師範大學心理學系）
謝貴枝（香港城市大學商業及管理學系）

瞿海源（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蕭新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編輯委員

召集人

楊國樞（台灣大學心理學系，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委員

丁興祥（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王叢桂（東吳大學心理學系）
朱瑞玲（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余安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余德慧（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何英奇（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李美枝（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林文瑛（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林以正（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副召集人

楊中芳（香港大學心理學系）
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高泉豐（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孫傳如（中原大學心理學系）
陸 浩（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
黃麗莉（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
葉光輝（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楊宜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
研究所）
潘英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劉兆明（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
鄭伯璦（台灣大學心理學系）

編輯室

主 編：楊國樞

執行主編：黃光國

執行編輯：朱瑞玲 余安邦 余德慧
黃麗莉 鄭伯璦

美術編輯：葉文夢

助理編輯：吳惠美 陳宛瑜

編輯出版：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印製發行：桂冠圖書公司

稿 件：來稿務請符合本刊稿約所訂各項要求。稿件接受刊出前，皆須經過至少兩位
相關學者之正式審查。稿本請複印兩份（恕不退稿），郵寄台灣台北市羅斯
福路四段1號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收。

訂 購：郵撥戶名：楊國樞（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郵撥帳號：17468976

..... 焦點論文

本土心理學方法論

- 李美枝 發現、詮釋與感通——心理學知識旨趣 3
王鎮華 與實踐旨趣的融合
潘英海 文化識盲與文化糾結： 37
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問題

..... 靶子論壇

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的論證

靶子論文

- 楊國樞 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 75

評論對話

- 葉啟政 「本土契合性」的另類思考 121
余德慧 凸顯己意，六經皆為我註腳 141
楊中芳 需要這樣細分嗎？ 153
黃光國 本土契合性： 159
學術研究的方向或學術研究的判準
梁 覺 本土心理學的國際化 173
吳培冠
黃應貴 從人類學的立場看心理學本土化與本土 181
契合性
葛魯嘉 心理學研究本土化的立足點 187

作者答覆

- 楊國樞 三論本土契合性：進一步的澄清 197

研究反思

余德慧	本土心理學的現代處境	241
林耀盛	社會心理學本土化： 反殖民主義與後現代論述之間	285
	《本土心理學研究》稿約	311

本土心理學方法論

李美枝 發現、詮釋與感通——

王鎮華 心理學知識旨趣與實踐旨趣的融合

潘英海 文化識盲與文化糾結：

本土田野工作者的「文化」問題

《焦點論文》所討論者為當期之主題。每期之焦點論文有二到四篇，皆係就同一重點課題從事深入而有系統的論述。各篇論文之立論觀點互不相同，且須扣緊主題，進行切中要旨的分析。焦點論文可為理論性詮釋或綜合性檢討，亦可為實徵研究成果之報導及評論。

發現、詮釋與感通—— 心理學知識旨趣與實踐旨趣的融合

李美枝 政治大學心理學系

王鎮華 德簡書院

心理學界長期存在著科學取向與人文取向兩種涇渭分明的文化陣營。心理學因受實證主義的引導，以實驗與量化方法為主的科學導向研究一直居於心理學主流的地位，近年來，因後現代主義的興起，自然主義典範起而與實證主義典範分庭抗禮，並引出量化方法與質化方法的對立。不管是科學與人文，現代與後現代，實證論與自然論，量化與質化，它們的對立可說都是西方學術界承襲笛卡兒二元對立之思維模式的結果。本文試鋪陳中西學術本質的主要差異，再以中國學術原典——易經，所持的陰陽兩極對立又融合為整體的世界觀，闡釋重知識的學術旨趣與重主體成長的實踐旨趣，及質化與量化的研究方法，可以交融呈現於同一心理學研究議題的論文中。對應於所研究之心理學課題性質的差異，知識旨趣的層面有兩個方向，一是偏向追求心理學的普遍知識；基本心理歷程的研究屬於此一範疇，尤其是神經心理學，其目標在於發現基本心理歷程的機制。另外，超越神經心理之主體的運作所建構出來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等事實，則是心理學建構區域性知識理論的範疇，它或可稱之為文化心理學或本土心理學。量化與質化方法所發現的實徵結果，都是心理學者可用為詮釋並建構文化或本土心理學理論的基材，而質化方法所給出的個案式資料，因有情境脈絡及個人內在思緒與情感的具體剖白，應可透過人與人之間互為主體客觀感通的情愫，而激發有相關體驗者生活實踐的意念。

關鍵詞：二元對立，文化心理學，本土心理學，主體實踐，知識論，質化方法，量化方法

心理學界長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取向，即 William James (1842-1910) 所稱之硬心腸者 (tough-minded) 的科學取向與軟心腸者 (tender-minded) 的人文取向。科學主義成為一種新宗教信念的十九、二十世紀，以古典行為主義、新行為主義及訊息處理心理學為代表的科學取向心理學長期居於心理學主流的地位，然則軟心腸取向的心理學者們則不甘合流於對人性整體做片面切割之研究的科學心理學，而建立了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它雖然未曾居於主流的地位，卻也是一股沛然不容忽視的另派勢力。Kimble (1984) 找了美國 APA 第 3 分支 (實驗心理學)，第 9 (社會議題研究)，29 (心理治療) 及 32 (人本心理學) 等分支的心理學會員，對他們的研究理念、研究取徑與方法進行比較分析，發現心理學兩大文化陣營在下列幾項呈現對立的型態：(1) 科學價值觀與人文價值觀；(2) 決定論與非決定論；(3) 客觀主義 (objectivism) 與直覺主義 (intuitionism)；(4) 實驗室研究與田野研究；(5) 通則概念與特則概念；(6) 元素論與整體論。早期哲學時代的心理學工作者，事實上並沒有這樣的分流。

早期的西方心理學家多半也是哲學家，他們受到科學洪流的衝擊，自然努力開發科學心理學的門路，但是他們的哲學素養與人文關懷，卻使他們感覺到以科學理解人性的不足與不滿。他們將自己的學術生涯分成二個階段，先投身到科學的研究，等到功成名就，再悠遊於哲學人文的領域。不幸自從孔德倡議實證主義做為社會學科的最高科學哲學指導原則後，哲學的涉獵與思辯，不再被視為培養一個心理學家的必要訓練，心理學家遂在實證主義的井底，窺視片面取材的人性面。

心理學史家認定科學心理學肇始於1879年，該年Wundt在德國來比錫建立心理學實驗室，直到最近幾年才開始有史家重新挖掘Wundt的另類高級心理學——俗民心理學 (1900-1920)。在Wundt之前，

Gustav Fechner (1801-1887) 所發明的心理物理學 (psychophysics) 方法，為實驗心理學打開了晉升科學殿堂的門扉，然而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他的學術生涯中，曾周旋於科學家與人文學家雙重角色的戰鬥中：白天他身為學院教授，傳授科學知識，夜晚，他化身為 Dr. Mises 撰寫諷刺科學的文學雜記。藉著 Dr. Mises 的筆端，他發洩了對科學不盡人意的不滿感覺。美國心理學功能學派的代表人物 William James (1842-1910)，他自己的心理學大作《心理學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除了是心理學的經典之作外，更以辭藻優美、文句典雅而著稱。他創立了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實驗室，為硬心腸的心理學子設置了安身立業的基地及完成《心理學原理》一書後，就急欲退出心理學，尤其是實驗心理學，乃從德國找來Hugo Msterberg(1863-1916)接掌哈佛大學心理系，隨後即投入軟心腸的精神境界了。

上述幾位早期的心理學大師，可說「文武」兼備，「軟硬」兼攻；一方面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另方面則忘懷不了人文的投入，但是他們對「文武」、「軟硬」的處理方式，卻是在不同的生涯時段採取井水河水各自為政而非融會交流的方式。心理學軟硬分流的現象反映了西方深受笛卡兒兩元對立哲學的影響，至今對這兩種文化取向能否融合，仍有爭議之見，如Staats(1981)認為未必不可能，Kimble(1984)與Koch(1981)則不持以樂觀。

像西方社會一樣，中國有遠於希臘古典哲學的心理學思想（高覺敷等，1985；燕國材，1996），但只有短暫的科學心理學。不同於西方之心理哲學與科學心理學有一脈相連的歷史，中國的科學心理學並沒有自己本土文化歷史的傳承，而是直接移植自西方的當代科學心理學。當今活躍於台灣的心理學家無一不是熏習西方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而在本地佔有一席學術的地位。但就像性別意識覺醒的女性們，本土心理學家也開始有了本土心理學意識的覺醒；除了追求研究題材的

本土化外，這些覺醒的心理學家也在摸索著適當的研究方法；相對於主流心理學通則取向之以量化為主要的研究取徑，特則取向之質化研究取徑有逐漸蔚然成勢的趨向。因此，台灣也有了兩個文化陣營的存在，而且似有河水、井水孤芳各自欣賞的傾向。此種二元對立的學術態度正是西化之中國社會科學學者，自我抹殺了中國傳統學術本質的不幸發展。科學與人文，西方學術特質與中國傳統學術本質，量化與質化研究是否必然是二元對立？本文試圖從中西學術的比較，及中國易經哲學的宇宙觀，主張以上三者雖表相二元對立，卻有內在交會融合的辯證基礎。

一、中國傳統學術的本質

主張心理學本土化的華心理學者，他們研究方式的一種改變情況是，回顧閱讀中國的經典著作與民俗作品，並以西方知識論的方法，建構具有中國文化意涵的心理學理論，如楊國樞（1988）的〈中國人格與行為的形成及蛻變〉，黃光國（1995）的〈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庶人倫理與士之倫理〉，余安邦、楊國樞（1991）的〈社會取向成就動機〉等。這固然是追求本土化的重要手段，但是他們忽略了中國傳統學術的「知識論」⁽¹⁾在心理學本土化中的可應用性。

中國學術的本質是先人生活實踐的心得結語，談的都是生活中碰到的問題，是經驗的記載，非理知構思的道理。易言之，體驗性與人本性是中國傳統學術很強烈的特質。所謂體驗性，也就是實踐性，一般講「做的知識」、「行的知識」。所謂人本性，簡單的說，一切學問作為都要問：這是否對人有益？

以生活實踐為主題的學問具有三種益於人的功能：（1）突破混亂，面對現實；（2）以他人智慧啟發自己的智慧，增加我們解決困境

的能力；（3）改變自己的氣質與生活方式。譬如《易經》中，由觀視萬物生命而領悟的「乾一坤」之道，揭示「生一死」交替循環的「生命意義」。生命始於一粒種子，內蘊陽剛的生命力量，藉大地雨露的滋潤，它發芽、茁壯、開花、結果，果子裡面又有種子。待果熟落地，它的種子又復始下一個生命的發展歷程。人的生死歷程不也是如此？人性有主與體。人的體在有生之年順著「始終之道」的自然生命歷程，具有意向性的自主心則可運用陽剛的生命力量，透過教養下一代與貢獻社會，而於邁向死亡之際完成了「終始之道」的人文生命歷程。這樣的生命感悟，可幫助人安然地面對死亡的事實。

第二種功能更是無處不見於以實踐為主體的古籍經典中。譬如：詩經教人「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刑即型，以身作則也。以身作則才能持家治國。又譬如覺得老是跟著別人的話行事，一下這樣，一下那樣，不知所終，心中懷疑著別人那深奧的道理是不是可行，卻又不敢肯定；詩經又說「伐柯伐柯，其則不遠」（白話意即：用斧頭砍樹做斧柄，不要想得太遠，怎麼做的法則就在你自己的手裡）。這一句話被中庸作者拿來說明「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也」。又如《禮記·學記篇》有很現代感的教育思想與觀察。以白話來說即是：「今天的教育啊，呻吟字句，只會多方責難學生，不顧學生聽了是否安然接受。教人不從誠出發。不能因材施教。即使他教了，學生也是背道而馳，學生要求了，他只好佛然不悅。這樣長久下來，學生身上看不到他所學的東西，於是指責老師，學生只知道訴求學的苦，卻不知道學問的益處。雖然畢了業，一定把所學的很快還給老師。教育不能上軌道，就是這樣來的啊。」透過正向生活實踐的歷程，而能夠以一顆明朗智慧的心面對人生種種課題的人，自然會衍生一股坦然、寬厚的氣質。

二、中西主要學術方法的比較

西方的學術根源是古典希臘哲學，其有關經驗世界之人、事、物，除了宇宙論與知識論外，尚有生活哲學。然而自啟蒙時代強調理性與知識後，追求客觀化的知識乃成為西方學術的主要目的。中國自先秦以降至有清，幾乎均以個人從做人的歷程完成主體性的實踐為學術的目的。兩者的本質，表面觀之，有很顯著的差異，茲比較如下，並以表 1 示之。

西方延襲了古典希臘求真愛智的理性傳統，其學術的主要目的，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追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知識。他們相信世界實體中有一「唯一且客觀」的真實存在，世界是由某種穩定、不變的真實所組成。這個穩定不變的真實是什麼？可說眾說紛紜。笛卡兒追究西方哲學界中「公婆之說各有理也難令人信服」的迷惑，乃根源於真理追求者本身主體性的涉入，因此主張將人的主體抽掉，用純粹的理性來追求客觀主義的知識。相對於西方學術之親知識，中國傳統學術的重點在於親自己，亦即「做」人。所謂做人就是自己主體的成長與修養。

純粹理性的學術方法，一切以客觀的證據跟推理的合乎邏輯來尋找問題的答案。研究問題的取材必須限制範圍、掌握變數，才能達到方法嚴謹的要求。中國的學術講的是如何做人的道理。古聖先賢的整套學問，都在闡釋如何用實踐理性主張的身體力行，追求自己的成熟，而主體的實踐是在生活的脈絡裡面，面對自己的成長問題。從西方的知識論來看，成長的問題似非嚴肅的學術研究，但是對個人而言卻是重要的事情；一些生活上的感觸及如何修正調整自我的反省，譬如說，講話時怎樣少損人家一點，又能誠實一點？活在混亂的現實社會如何自處？生活是很平常的，是機動變化的整體，也幾乎沒有什麼

明確的範圍可以確定。實踐性用普通話來講，就是活出一條有希望有意義的路。

以實證主義為原則的科學方法在研究上，必須限制範圍，忽略或簡化許多因素，只掌握有限的變數，透過去異求同的研究歷程，才有辦法形成普遍的客觀知識。然而由於對普遍、客觀的要求，科學知識乃脫離了個別的情境，成為非歷史性與非社會性的知識理論。普遍知識觀假設有一個客觀，固定的實體，任何人來觀察、探索都應有相同的結果，因此科學知識是一種可溝通性的知識。然而一個觀察者進行觀察時卻可能受到下列幾個因素的影響：（1）觀察者切入問題的角度，（2）觀察者思考問題的概念，（3）觀察者本身的價值取向，（4）觀察者的文化背景。以上種種主體因素的涉入，實在是難以信服任何觀察者的結果都會一樣，這是後來自然典範論對實證典範論的一個重大批判所在（江明修，1992）。

中國學術傳統推崇人的主體性，然而，在主體性的範疇內，並非沒有客觀性，只是這個客觀性不是科學方法強調的那種客觀性，而是一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默會交通。譬如，一個失戀者描述他的失戀情境、過程與感受，這些特殊性都是他的，不是你的。但是當他描寫得越特殊具體的時候，反而越能引起你的共鳴，因為人具有神入具體生活脈絡的直覺感思能力，這種「格物致知」的知具有一種互為主體的客觀性。

科學方法一般都是從預設到定律，實踐則是從行動的情境得到心得。科學是一種明晰的知識，而實踐的情境並沒有明確的範圍，因此主體實踐所給出的心得敘述是一種引發感動，察覺的默會知識。科學語言重明晰，實踐本身常是非語言性的，其語言化的結果，有時候會予人空玄的感覺。科學用的是認知心，你要非常清晰的、客觀的去瞭解它；傳統的主體實踐是要去體驗體會，用的是直覺的察知。一般人